

朱執信先生殉國八週紀念

朱執信先生遺教

中國國民黨浙江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宣傳部印

中華民國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朱執信先生遺教

目錄

小序(編者)

- 一 民意戰勝金錢武力
- 二 所謂實力派之和平
- 三 不合時宜的調和論
- 四 羣衆運動與促進者
- 五 要運動鄉下人愛國才有用
- 六 學生今後之態度
- 七 求學與辦事
- 八 青年應該警戒的二件事
- 九 論軍官之改業
- 十 殺人不是革命的要素

MG
K827.6
173



朱執信先生遺教目錄

二

附錄

- 一 懷朱執信先生
- 二 執信的人格
- 三 先兄執信行狀

戴季陶

汪精衛

秋如

小序

時光很快，朱執信先生殉國八週年的紀念日，又要到了。我們對於這個重要的紀念日，雖然是一年一年的過去，但是到了今天，仍舊有無限的悲痛與無窮的慚愧。悲痛的是我們革命隊伍中少了一位健全忠實而勇敢的領導者，慚愧的是我們後死者，迄未完成朱先生遺留下來的革命事業。我們要從這無限的悲痛之中，洗去這無窮的慚愧：第一要真正認識朱先生革命的精神，第二要真能繼續朱先生革命的事業。我們爲求普遍地認識起見，特編輯這本小冊子。因爲朱先生的革命精神與事業，在今日只有在他的全部遺教中，才能找尋得出來。

不過有兩點是應該請讀者注意的：第一朱先生的文章很多，而且都是長篇大論洋洋數萬言的，如果都一概把他收集起來，必定非小冊子所能容納得下；所以這本小冊子編擇的標準，只以關於革命的短篇且切近時局的文章爲限。第二朱先生的文章，大都是對當時時局所下的警語；不過他文章的真理精義，却好像數學的定律一樣，可以應用於現在及未來。

在現在還是有許多奇形怪狀，好像朱先生未死的時代一樣，仍舊是換了時間，很時髦的風行於一時；至於「革命向上跑」的危機，辦事不肯求學求學不屑辦事的通病，也同樣是「江山無恙風景依然」的維持原狀。此外再看那以殺人放火爲革命唯一的要素的共產黨的蠢蠢欲動，仍舊回復

朱執信先生遺教序

二

到從前那種「不殺人不名譽不痛快革命」的瞎說。同志們！事實昭然，朱先生對當時局滯下針砭的呼聲，尙歷歷在耳，繞有餘音。不信嗎？這本小冊子，便是朱先生遺音的傳聲機。

過去的局面，是朱先生不滿意的；現在我們還沒有把朱先生所指示的修正過來，朱先生如果復生，也一定不能滿意的。同志們！朱先生的不滿，便是我們後死者的慚愧。我們今天紀念的意義，便是要從這不滿的環境中，鼓起我們的勇氣，完成朱先生未竟的革命事業。同志們！努力罷

編者

九月
二十日

民意戰勝金錢武力

今日歐洲大戰終結。世界人皆認爲普魯士武力主義之失敗矣。溯開戰之初。人皆以爲此次戰爭。卽英國金錢與德國武力之戰爭。又推言武力決非金錢之敵。以爲不及一年。德國必降伏。然而事竟反所預期。德國絕不因金錢缺乏而戰敗。英國方面反不得不效法其徵兵。以求武力之充足。一方英國又於海上振其武力。復加以美國二百萬之新兵。然後戰爭終結。則今日雖人人稱正義戰勝強權。心中未嘗不認制武力者仍須武力也。其不然者。則移其迷信武力。以迷信金錢。參戰軍參戰借款。卽暗中表明此一種趨向者也。編南方國防軍。南方分潤大借款。卽欲以武力對武力。以金錢勝武力者也。其頭腦頑固正相同耳。

須知此次歐洲戰勝武力者。非金錢。非武力。而爲民意。非敵國之民意。乃用武力之國自身之民意。俄國政府有武力。人民不滿足之。則排去之。德國政府有武力。人民不滿足之。亦排去之。當俄國之與德國講和。俄國自言雖於武力上爲德國所敗。而於主義上必征服德國。不及一年。德國人民果受俄國之影響。不數日而推翻德皇四年來百戰不撓之武力。則俄人之言不誣矣。試問主義如何而能有力量。人民之意志受其感化故也。而人民意志何以能發揚其力量。則又當曰。有主義以指導之故也。故倒德國武力之力。卽猶之倒俄國武力之力。固非武力。亦非金錢。乃有

主義之人民意志也。卽所謂民意也。

無論現在吾人贊成俄國過激主義與否。亦不問德國人之爲革命。應否與以同情。而以有主義之民意推倒武力。已成爲不可隱之事實。其理由亦極簡單。一言可以蔽之。曰。武力之內容。爲意志所支配。故其武力之崩壞。乃由其內部之崩壞。無論如何強之武力。不能抵抗之也。且其武力愈強。則以民意打破之愈易。此特須注意者也。

何故不能以他種武力打破此種武力乎。武力之根於感情者。愈加壓迫而愈強。故敵人雖有優勢之軍人器械食物材料。不過使我軍益加奮勉而已。既擁有相當之人民。而其武力爲人民意志所援助。非使之全滅。不能屈伏之也。

何故金錢不能打破武力乎。金錢之結果可以使作戰一時容易。供給一時豐足。然而止於此而已。應於民意而行之武力。可以堅忍勝缺乏。可以努力除障礙。以精神之有餘。補物質之不足。金錢之豐裕。效果僅見於暫時。及其持久。同歸不足。金錢生於人工之積貯。非有不涸之源。故無能打破武力之理也。

武力何故強。以其軍人精練歟。勇敢歟。智識充足歟。軍械新利且有餘歟。由前三者。則其發揮之須人民有欲戰之意志。由後一說。則須人民有爲之製造之意志。人民意志之所存。或可以

威迫使之暫不實現。而人民意志所已無者。不能以威力強之使有也。故民意之變更。不復以其所能。支持此武力。則武力自倒。非特倒也。武力自身。即爲武力之敵。武力愈強。則自身受窘愈多。故如百萬人之市。駐兵千人。其兵雖變。不足以動大局也。若駐兵一師而變者。不可收拾矣。然而未有可以悉反民意而軍心不變者也。使其軍隊爲烏合不勝戰陣。雖多猶不足論。若其軍隊爲精練有勇且智者。則其所恃於意志者多。而其各個人了解之力亦多。則其倒尤易矣。

人民未有無意志者也。然而民意之發現。或極顯著。或極隱晦。或極有力。或極無效。則以其自覺否與方向如何定之。人民不自覺其意志之所向。而各個人之意志不必同方向。甚至一個人而隨時變易其方向。則民意之力隱晦而無效。無主義故也。有一主義以定其行動之所趨。則一確定之意志。可以吸集無數未確定之意志。引起其自覺。授與以方向。於是成爲有主義之人民意志。其出之也顯著。其用之也有力也。

以民意戰勝金錢武力。須其發意者有更高級之感情。蔑視金錢與武力。金錢者代表貨財。使人得之以生。武力者使人得之以死者也。而民意之所趨。不欲生。不避死。故於精神上先已戰勝金錢與武力矣。所謂更高級之感情者。果何所求乎。曰自由活動之生。與心安理得之死。

徒然而生。無所益也。必有生之內容。人生所以異於死者何哉。但以其有氣息能行動歟。則

狂人白癡。中風麻木者。皆生也。然而吾不欲如是之生。且曰若是者生不如死。則以缺生之內容故也。不能自由活動故也。物理的生理的自由活動尙如此。而政治的。社會的自由活動又過之。終身監禁之囚人。與社會上所屏絕之人。人亦相率目之曰生不如死。亦以缺乏生之內容故也。不能自由活動故也。故一種生活與他種生活之內容。不可以其生活資料多少分別之。貧者之生。有時勝於富者之生也。又不可以其生活時期多少分別之。十餘齡之國殤。其生活之意義。固已勝於頑鈍無恥之老臣也。童汪琦爲是耶。長樂老爲非耶。貧賤之驕人乎。富貴之畏人乎。論未有定也。而一則以爲是而自由爲之。一則知其非而逡巡不敢避也。是貧者天者之生之內容。已過於富者壽者之生之內容矣。其所自感者如是。人之所以批評者亦如是。無他。能自以其意志決定其行動而已。

論其壽命雖短。其享樂雖缺。而其自由之程度。過富貴壽考者。其活動之成績。多於富貴壽考者。則其生之所以爲生者貴矣。是故世有貧於財貨而富於意志。繃於年命而豐於功績者。古今所同認也。比較人之生存而計其價值。則以活動爲單位而計之。不以其貧富壽夭。又只取其活動之自由而計算之。其受脅迫束縛而不關於其自由意志者。不計也。故自由活動之生。有內容之生也。吾人所求之生也。非自由活動之生。猶不生也。

人生而能活動。活動又得自由。此謂之生之內容豐富。然其自由同時爲一種主義所支配。使其活動有一定之方向。其人雖可以自由活動。而遇某情形。爲某種活動。可以理測度得之。則以有主義故也。例如後漢趙苞守郡遇寇。敵縛其母。以劫持苞。苞遂不願進戰。兵勝母死。苞亦哭母而卒。後之論者。或以苞爲不當立功而虧孝。或以爲苞不能不重職而輕其母。此種爭論。永無決定之日。何則。一以國家之利害爲首。一以家族之利害爲首也。王陽過九折坂而去職。王尊則曰。陽爲孝子。尊爲忠臣。驅車過之。此各有所主張。必不能相折服。猶之論趙苞者。一以爲當一以爲否也。然而至少趙苞有苞之主義。以苞之所主張可以推知其行爲。王陽王尊各有主義。可以推知王陽必不叱馭。王尊必不回車。此所以趙苞王陽王尊各自得有豐富之生之內容。而其行動決不入於非理也。卽其平生行動皆由所信而決定之故也。以其爲一主義所支配。故雖常得生。亦常不避死。合於其主義而不得生。於其生之價值無所損也。以一殺而貫徹其主義。則死之前。死之際。所有活動。皆足以增加其生之價值。以其死而能使他人感動奮發。從其主義益爲活動。則卽死之一事。亦可視爲活動之一種。是故爲主義而生者。亦爲主義而死。爲主義而死者。無所戀。無所惜。視死如生。所謂心安理得者也。

人生不求其壽考富貴。而求其生之自由活動。與心安理得。故金錢不可以誘之也。武力不可

以劫之也。意志既居於不可誘劫之地位。則他社會他國家之金錢武力。不能征服一國之民意也。即一國之政府所有金錢與武力。尤不能征服自國之民意。更明也。民意既不可征服。則反於民意之行動。雖挾有金錢武力。無所施之。同時民意有所主張。政府所挾之金錢武力。即轉而變為遂行民意之利器。故政府不能以兵力金錢征服民意。即民意必能征服政府之兵力與金錢。

以北京上海最近之學生商人愛國運動觀之。亦可以為民意戰勝金錢武力之一證。政府固未嘗割所愛之金錢以防沮人民之行動。又未嘗能運用其武力以壓抑國民也。然人人皆知此運動非金錢武力所能抑。何則。以其為真正之民意。非由單純之活動可致。亦非少數人所能利用也。政府即用金錢亦無從買收。即用武力亦無從壓服。即借外國之金錢武力亦無所施其技。此其成效顯然可見者也。染絲者染色黃則黃。染色紅則紅。隨其所染而絲色變。此以能染者言也。既染於黃。又染於紅。紅色薄黃色濃則見為黃。黃色薄紅色濃則見為紅。此以能染故能相勝也。若以玻璃之絲染。則雖百染而無所變。不能染故也。既為不能染。則無相勝之問題。以金錢武力敵少數治者階級之野心。則猶染絲也。彼自有所求有所恃於自己之金錢武力。故亦不能不有所畏有所屈服於敵人之金錢武力。是則猶所染色之有濃薄足以相勝也。至於民意。非有所恃於金錢武力。亦不求獲得金錢武力。而非金錢武力之所能勝也。是則不能染之類也。欲恃金錢武力以勝民意。猶之欲

染玻璃者。但求濃其染色。不知其根本上爲不可能也。

誤謬之思想。常致最大之損失。彼批評國際戰爭以武力金錢爲判別勝負所資者。皆與俄德前皇同其觀察。如使其人乘權籍勢。或者不免陷於同一之過失也。在昔國際戰爭。常有止因於少數治者階級之意志以動者。兩國人民均無自覺。故其較勝負。以末節決之。此猶人在空氣中。不覺空氣壓力。而東西南北可以隨意所之。一推一挽。皆足令之易位也。若使人身有一方面接觸真空則空氣壓力立見。挽之不來。推之不去。惟戰亦然。人民既有自覺。不以治者階級之意志爲其意志。而自有其意志。則其意志所附者加強。所拒者不復能自支持。於是前所視爲決定勝負者。如金錢。如武力。皆毫不足恃。以爲民意所棄而覆滅者相繼。然而論事者猶挈其金錢武力以相較。且以爲削弱一國之金錢武力。卽足以永絕其國民自立之基。此種誤謬真與挑戰之俄德二皇無異也已。夫俄德兩國今日之全失敗於戰爭者。專以民意反對戰爭之故。而人民反對戰爭之意志。則由主義而生。此種有主義之民意。有優越於金錢武力之力。則無所恃於金錢武力。亦不以奪去金錢武力爲憂。如此而欲以軍備制限經濟絕交爲制御其敵國之方。是猶視電燈爲捧燭。而欲吹氣以滅之也。

中國人民知金錢武力之可畏矣。而未知所以勝之之具。故對於國內神奸大慝。非不知惡之。而以爲武力不足以倒之也。金錢絀而不能有所營以抗之也。對於國外侵略之相加。非不知畏之。

也。以爲金錢武力不若人。雖舉國戰猶不勝也。是不自覺其力也。自覺其意志之力。則政府所以對國民之金錢武力。可以有主義之民意轉移之。使不爲用。外國所以來相壓迫者。亦可以主義動其人民意志而消去之。夫使有金錢武力而莫爲用。是則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弱於物質者可以精神強之。此現代弱者最有力之武器也。

所謂實力派之和平

近日王揖唐充總代表而來。南方復有逼走唐少川使岑春煊自當代表之計畫。使其互相承認實力。互犧牲其統一與合法之招牌。悍然成其和議。則所謂實力派之和平。某國軍閥與一般政客之所最仰望者也。

實力二字。作何解釋。所謂實力派。有何內容。實力派是否能結平和之約。與此約成後結果當如何。吾國人民都未研究。惟以政客之倡言。謂非得實力派同意。和議不能實行。遂亦有信此次和議代表更易。反爲有望者。不可不有以解其惑。

如何是實力。今之所謂實力者。不過擁兵據地之謂。南方之岑陸唐。北方之段系。皆所謂有實力也。卽殷紂有臣億萬之實力也。卽苻堅投鞭斷流之實力也。公孫瓚易京築壘之實力也。秦始皇銷兵徒豪之實力也。倒敗在乎眉睫之上。而實力尙在齒頰之間。此種實力。雖可以引誘政客之

奔走。何能決國家之命運。今日於南北和議。國人所希望者。豈非永久之和平乎。而以且夕倒壞之實力爲根據。豈不大謬乎。天上又豈有立於民意之敵之地位。而可有實力者乎。國家之中最有力者爲人民。人民所歸向者。始謂之實力。若今之所謂有實力者。皆千人所指。無疾將死者也。何實力之足言。今不察者。以爲擁兵者皆有恣睢凌虐之一時。當其乘勢。順之則生。逆之則死。媚之則通顯。詬之則放逐。於是以其人雖反公理。猶有實力。所謂實力。若作如是解法。則天下之至變轉無常者耳。試思昔日滿洲二十四旗。何嘗非彼所謂實力。袁世凱擁十餘省之督軍。亦何嘗非彼所謂實力。張勳擁四十營之定武軍以復辟。亦何嘗非彼所謂實力。何以一遇抗拒。立見覆亡乎。若曰覆彼實力者。仍恃實力。則（一）當問何故有實力者反向有實力者爲抵抗。（二）當問覆彼之實力。是否即彼實力之一部分。夫有實力者反招有實力者之抵抗。則不如無力之爲愈也。覆彼之實力。即所謂彼之實力之一部分。則是實力愈多者。其潰滅之機會更多也。毫不足以說明實力當見尊重之理由者也。

凡以實力爲門面而橫行者。雖完全無支配之力。滅亡已屆。而非至此無實力完全暴露之一瞬間。人人皆但見其爲實力。不見其爲敗滅也。及其敗滅之後。人人以既敗滅者視之。又不憶其曾以實力爲人所尊奉。而不旋踵已敗滅也。袁世凱握兵六鎮。則羣歸之。及其去職。送者一人。再

出掌兵則項城聲滿天下。身死旬日。而其人已奔走於段氏之門。凡此皆實力之現形。事至平常。惜乎人之不悟耳。

今之論者。但知擁兵者爲實力。則試問兵之實力何在。必曰在大砲機關槍子彈耳。則何不請大砲機關槍子彈派代表議和。何必王揖唐與岑春煊。如曰槍砲子彈固無自己意思。則試問今之所謂有實力者。果有自由之意思乎。軍中士卒。從其將校之命令否乎。司令統領。從其總理督軍之命令乎。如使充此論據。只應由下級士卒中選派代表議和。尙可謂之實力。若由所謂有實力之人。選出代表。則與令槍砲子彈選出代表。有何分別。將來不能拘束橫行之軍人。亦有何分別哉。

所謂實力派者誰乎。今日彼輩所謂實力者。非真實力也。而所謂實力派者。又非以彼所謂有實力之人組成之者也。實力派實在不過爲官僚政客之一結團。常假借彼所謂有實力之人以活動。及其將敗。又舍去之。在滿清時。倚官威以橫行鄉里。干謁取利。重令人民致怨清室者。此輩也。及清室既將崩潰。賣清室而自居開國有勳績者。亦此輩也。當袁世凱時。交通把持。毀憲借債。締約喪權。荼毒天下者。此輩也。及袁氏失勢。宣言護國。宣言不贊帝制者。亦此輩也。段氏始出。聯合多人。以賣唐少川而鞏固段之地位。密嗾督軍。通電擁護段氏。以易其省長之地位者。此輩也。及府院爭起。宣戰案出。人心去段。首先離畔者。亦此輩也。凡此官僚政客糾結而成。

之團體。不待要約。不事教導。熙熙俱來。攘攘偕往。其於所謂有實力者。豈復有德有讎。不過今日奉此有力者。則有如許利益。即相率爲之。明日此實力已變爲敗滅。則又落井下石焉。設使無此種實力派。天下事之壞。當不至於今日之甚。其不可救藥。亦不至於今日之極也。彼實力派者。非特人民之仇敵。即亦彼所謂有實力者身中之寄生蟲。吮其膏血。俟其倒斃。又求他人而寄生焉者也。是則今日某某俱樂部。某學會。蠅營狗苟者之通性也。

彼實力派口中之所謂和平。則擁兵者分配利益之和平也。公言不諱者也。其心中之和平。則依附擁兵者之諸政客。以其奔走煽動。沾丐餘瀝之和平也。賣某人以長某人之勢力。而已取其回扣之和平也。心心相印者也。如是之和平。國民何苦仰望之。何苦促成之。彼擁兵者如真各就其勢力所及。各爲割據。名爲統一。實自瓜分。則平和亦未嘗不可以暫求。小民亦未嘗不可少息。爲彼擁兵橫行者計。各保現狀。以待國民之裁判。未嘗非計之得者。自有實力派。而此種平和。亦不可求。何則。苟使擁兵者各據其地。各養其兵。不相侵擾。則所謂參謀顧問之輩。可以一掃空之。造法救民之假面。可以一齊撕脫。所謂實力派者。不特無利益可分。必且饜殮不給。今日四馬路花天酒地之政客官僚。未必不反其吹簫給喪掃門待問之故態。此則人民之所甚願。而實力派之所必不安者也。蓋嘗論之。罪莫大於負恩。行莫醜於賣友。此官僚政客。則必以此二者相於

相詔。何則。不負恩不能媚擁兵者使之歡。不賣友無以隨擁兵者分其利。使今日之擁兵者。人人皆不以其現有之位置爲滿足。而思吞併其鄰。今日握手。明日抽戈。今日同死生。明日爭斗尺者。皆所謂實力者鼓舞之挑扇之也。惟如此。然後彼官僚與政客。有獻媚之機會。而負恩賣友之事可得而行。故南北而戰。實力派亦以戰之名。分其利益。賣其友。無南無北一也。南北而和。實力派亦因之於和平條件之中。分其利益。賣其友。無南無北又一也。惟因其必扇起一二武人山賊之欲望。使進至惟我獨尊之地位。始能滿足。而他人復扇動餘人。故擁兵者無不望得一省地盤。既得一省地盤。必望數省巡閱經略。由是而副總統大總統。其欲望必無滿足之日。卽互相攻擊。終無已時。而其需用官僚政客。以聯某人。逼某人抑某人。遂亦無已時。一擁兵者倒。衆人爭趨之。或爲之友。或爲之讎。爲之讎者則宰割其遺產。如孫秀利石崇之財。爲之友者。則吸取其餘資。欺以聯絡恢復。如鄒人然董卓之膺。平日擁兵所致之脂膏。皆待此曹嘉釐俱至耳。彼擁兵者既時時可倒。則官僚政客時時欲出其陰謀。所以中國永無安甯之日也。則實力派之和平。復何可望。

實力派能成和議乎 世人所想像者。以爲非實力派之人。來爲代表。則不問有實力者之意見。不負責實行之責任。其所議決之件。不可得實行。故惟實力派能成和議。又以爲前此非完全實力

派之議和。爲法理所拘牽。國家利害所束縛。故南方主張復國會。改密約。廢督軍。治禍首。因之不見容於北方。今既完全剝棄護法假面。惟以實力爲言。則但能各據一方。問題立即解決。解散國會。承認密約。皆非所難。蓋日本人嘗有以此爲論者。而中國無識者。不知其說之何自而來。貿貿然而信奉之。願望之。實則天下之愚。無有過於此者。彼所謂實力派者。非卽所謂有實力之人。不過搆扇利用之而已。故一人擁兵。從而利用之者可數百人。各有所謀。互不相容。其一人成功。則餘人復更起他事。以爲競美。如不能兩成。則必兩敗之。於是其擁兵者。今日動於甲之所陳。明日必復從乙所說。昧者以爲負責實行責任之人。所發表意見。實施不至扞格。而不知彼所謂負責任者。意見本無一定。今日所欲。明日不欲。今日所以爲滿足者。明日又以爲不滿足。雖使其自發言。自決定。尙不可恃。何況其代表乎。須知實力派之人數至多。而皆以互相擠排爲生命。取其中一人爲代表。則必只計此一人之利益。其餘皆不願其有成。破壞實力派之計畫者。卽實力派中人。不待他求也。故實力派之議和。必較非實力派更難。更少結果。可斷言也。至於法律問題及外交裁兵諸事。以爲和議之阻者。不過表面云然。實則彼所謂實力派。何時不信使來往。要約頻繁。使其作梗者僅爲國會密約等問題。則彼等豈不能自行訂約。單獨媾和。彼如充爲代表。尙敢於犧牲國會承認密約。豈有不敢推倒和會。另派代表。是知今日以前。和議不成之故

。不在南方代表主張強硬。乃在所謂實力派者日事一人之利益。誘起同派嫉妬。自相乖謬。各方所欲俱奢。所允者均非實在。爾詐我虞。以成此局。而借和會停頓。以爲和議不成之表面原因。論其實際。殊不如此也。今日以實力派充任代表。猶不過互派秘密代表之變形。其效果即亦相去不遠。如令實力派能成和議結果如何。依上所論列。實力派決不能一致。且挑起各武人之野心。造成糾紛吾人無從屬望之矣。即使萬一真能成立和議。其結果亦可想而知。蓋如此之議和。不外於現擁兵者之中。各賣其一二。以爲他十數人之利。而其甘汁。則實力派各磨牙鼓頰以待之耳。此種被犧牲之人。必以不甘而生反動。犧牲他人之人。稍得所欲。其望更奢。其局面恰有似於民國五年軍務院解散之日。名爲和平。實則不定期之休戰耳。而此不定期之休戰。卽在今日。豈非事實。何待和會媒合哉。北代表中。亦有倡言不和則不合不合則不戰者。可謂得其情矣。抑何其言之不諱也。使此輩作成和議。懸和平之名。博目前之利。待人民之不勝痛苦。起而改革。彼又將改頭換面。自居優秀分子。復連結所謂有實力者。而勸其乘時吞併以得地位。分其利益矣。夫今日之擁兵者。有國家爲附骨之疽。而在疽之自身。不過今日剝去明日復生腐肉。方其長成。已有腐敗壞滅之命運隨之。若遇此等吮癩之輩。與之相隨。則腐壞尤速。而歷年之禍。無一不由此等擁兵者之壞滅以來。則由所謂實力派者造成之和議。能得幾何時之和平。可想而知。決疣潰

難。自須真實民衆之力。此種官僚之政客。豈有一人可託者乎。

真正之實力 凡可得壞滅者。皆以其所擁之散卒爲強。決非真正之實力。而其卒士。本非有附隨若輩之必要。不過偶緣利害。暫時結合。絕無恩情可言。反之則真正有實力者。乃以其主義主張。結合其徒衆。但使其不以利益犧牲主義。不以私見誣真理。則與國民之覺醒同時其主義必見光大。其實力則一主義之實力也。其人則一主義之人也。不以主義爲一人之主義。不以實力爲一人之實力。此則第一革命所以能成功之實力。又今後改革中國可恃之實力也。此固今日之實力。深所深惡痛疾而不肯認其力者也。

不合時宜之調和論

近來反對調和的聲音漸漸高起來了。章行嚴演說了一回調和。凡是有主張的人。都反對他。這個現象。是證明社會裏頭懶惰苟且之風氣。漸漸要去。奮鬥的精神。漸漸長大起來。在有民國以來。到現在。總要算這個時候最有光明。最能發鼓舞作事的人的興會。

我對於這一個現象。有兩個感想。一個是國民覺悟得太遲了。一個是國民這回覺悟。恐怕還不能澈底。所以我想對於過去的事情。同將來注意的地方。再說幾句。

國民希望調和之心事。大概以爲「你們主張急進的。沒有推翻舊勢力的力量。你們主張保守

的。也沒有滅盡急進派的力量。兩下如果爭個不了。是我們受苦。我們也是不願意的。但是要我們幫一個打一個我們先是分別不來誰是誰非。就算曉得誰是誰非。我們也不願意犧牲了自己來替別人分別黑白。惟有調和的人。如果成功了。可以不用我們去做犧牲。並且可以安安樂樂來過我們的日子」。至於他們爲什麼爭。調和的是否可以免了爭。就不曉得了。

因爲國民有這一種苟且的性質。所以調和兩個字。成了騙人的祕訣。有一幫狗彘不如的政客。想去巴結官僚。又怕被國民攻擊。免不得要敷衍一下子革新派。又恐舊派犯疑。橫豎這調和兩個字的旗幟。是隨時隨地可以打得出的。就把「好同惡異」四個字。輕加上有主張的人一個罪名。自己整日罵着暴民。希冀人家還他一個調和派的好處。這種人本來是應人民的需要。來發生的。人民求調和。得調和是物常聚於所好的道理。不能專怪這一班人的了。

我講到這裏。我想起一件故事。二次革命失敗以後。我亡命到日本東京。一天看見新聞上說。某區——恍惚是本鄉區記不清楚了——從前有一個外國人很喜歡貓兒叫。附近的貓兒到那裏叫一會。他總給貓吃一頓大菜。獎勵他幾句。附近的貓。都曉得他的脾氣。沒有一天不到他家裏叫幾聲的。後來這外國人搬走了。別一個人搬進來。這貓不曉得屋裏換了主人。脾氣不同了。還成羣逐圍着叫。這天晚上。新房主剛要休息一下。忽然聽得東邊一個貓叫着調。——西邊一個貓也應聲

叫一聲調。——南邊叫一聲和。——北邊也跟着應一聲和。——推開這半洋式的窗一看。只見十對放暗藍光的眼睛。在那裏亂動。他究竟莫名其妙。趕也趕不動。打也打不去。沒有法子。受他吵了一晚。明天趕快退了房子。不敢再領教了。然而每天晚上房子附近的貓。還在那裏調和——調和的叫。（這段新聞我還記得是日本大正三年春間萬朝報上所載不過現在沒有地方可查）我想國民愛聽這兩字。自然有這種人來主張他。就同這外國人的有貓癖一樣。所以主張調和的。也就源源而來。沒有什麼稀奇的。貓尙能穀投合時代的要求。何況人類。何況有邏輯頭腦的優秀分子呢。

但是這個調和的結果。曾經令人民達到希望沒有呢。人民希望的是新派同舊派沒有衝突。令他過安樂的日子。不過這個不爭。是永遠沒有的。舊的勢力。終歸要失敗。反動的現象。總不能長久。而且我們現在似乎很急激。恐怕不久也變了陳腐了。另外還有一班新的來。一去一來。這個爭鬥。是永遠沒有了期的。不過爭的人變換了。爭的目的變換了。爭的方法變換了。就是了。世界的人類。沒有可以坐享其成的道理。如果自己不出來力爭上游。也是沒有安樂日子過的。希望調和。沒有不失望的。那一班標榜調和的人。不過是在新派舊派兩邊。都掛一個號。將來那一邊得勝就附在那一邊。向着那失敗一邊再踢兩腳。口裏還說道可憐你總沒有聽我的話。回來這一邊勢力大起來。他又來說我本來主張調和的。你失敗的時候我也很有同情。你不可以忘記了我。

到得兩頭落空的時候。他還要自明不得已的苦衷。所以這班調和的人物。不是因為要把兩邊的爭息了來主張調和。實在是明曉得新的是。舊的非。新的可以適應。舊的終歸淘汰。然而不願意幫着正當的去冒危險。所以不能不依附在舊的勢力底下。等他倒滅了再鑽過來。又怕路封斷了。所以把調和兩字做一個引線。他的講調和。現在攻擊章行嚴的。如東蓀曲江兩位先生。大概對於這一種調和議論。是久懷不滿。不過到今日發表出來。他從來何以不發表呢。就是因為社會上對於調和的迷信太深了。講了出去。就會被人家疑心是過激。結果就不免受人迫害。而且覺悟的人太少。講了也沒有好幾個人曉得。這種苦衷與我們雖然不盡相同。却是總可以想像得到。然而現在居然四面響應。這就可見社會的潛移默化的勢力。我們萬萬不可以無視他。國民醒悟了調和的不行。纔有這種現象。以後的社會。不是可以拿調和騙他的。這是定了。我們想起來。不由得不喜歡。但是我想如果國民早沒有希望調和了局的心事。袁世凱沒有定二十一條款以前。已經把革新的主張實現起來。人民自己拿着自己權力。來決定這件事。那二十一條款有什麼方法可以成立。就是這一回內亂。也就無從發生。賣國密約。也沒有方法定了。人民自己不努力。去希望調和。就會得這種結果。現在後悔也來不及。所以我說覺悟太遲。

不過覺悟是要有失敗纔能設發生。以前的過失。雖然無可挽回。如果以後所有事情。都由國

民自己出力去做。拿着探薪探菲的例。還可以要章行嚴自決的下半截。來供國民公用一下子。所謂收之桑榆。從前的失敗。就算買這個覺悟的代價。雖然代價貴了一點。也很甘心的。不過現在看這個局面。恐怕沒有到這個程度。自決的精神。平等的組織。自由合意的運動。把所有好名詞都攏在一起。他的實行機會。究竟在那一天。我還沒有敢決定。他要達這個目的。從那裏做起。大多數還沒有想到。我想胡適之教授所講「少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差不多。就針對現在一般思想界的毛病來發的。因為這個問題沒有一定的主張。那所謂自決的怎樣決法。也是空洞洞的。你不能告訴人家某件事情。應該怎樣做。那舊的終久不會自己讓位。等你來臨渴掘井。況且這空漢主張。沒有具體的逐件問題的解決方法。一時間人心雖然搖動了。終久人民要厭怠下來。還是回復了幾年前的狀態。把這無聊的犧牲。再演一回。那就真真不值了。所以反對調和。主張自決。最要緊的還是把新的舊的逐件問題同他解釋清楚。利弊所在。如何纔能毅着手改良。有了這一步工夫。這個覺悟纔有內容。這個自決纔有把握。如果把這一截工夫通通忘記了。那不堅固不明晰的主張。一碰了挫折。一回試驗沒有成功。就是根本上動搖起來。免不得還再有希望調和感謝調和的日子。這一層或者是我的過慮。但是我不能以為或者是過慮。就不說出來。至於主張調和的現在有什麼目的本不在這範圍裏頭。關於新舊進化的理論。別的人講了也不少了。我可以不必再說

。我的目的也不在乎這一層。只望國民能脫離了等別人調和的理想。進入自己活動的門路。

羣衆運動與促進者

羣衆運動的效果。是已經看見的了。羣衆運動何以有效果。有許多人實在沒有看見。照這個樣子。糊裏糊塗的做過去。恐怕有許多失敗跟着要來。

羣衆運動的真實力量。是多數人的意志力。因爲根據多數人的意志。不能多數人逐個表示出來。纔有少數的人出來代表他講說話。代表他做事情。先有羣衆。纔有代表。不是先有代表。纔有羣衆。羣衆除了幾個代表之外。另外要有一部分不出風頭的人。在那裏提挈鼓勵他。養成他們的勇氣。制止他們退轉的行動。這是不可不曉得的。

所以羣衆運動的成功。第一個要緊的。就是不出來做代表。不出來做發起人。不留名聲。不做目標的一類促進者。這些促進者要享一般人的待遇。和一般人一起動作。於沒有成爲羣衆以前。用他的力量聚攏他。於成爲羣衆以後。還用他的力量防止他渙散。他這努力。固然不比尋常人。他的能力。也要特別的。却是他最大的長處。就是不出名。因爲不出名。所以他的運動有效。現在中國的羣衆運動。我看就是代表太多。促進者太少。站在人面前的太多。站在人背後的太少。同是一個人。叫他代表。就許毫無所能。留他做促進者。就會力量很大。把這些應該做

促進者的人。都推他做代表。這就是羣衆自己滅殺自己的力量。

試看中國的羣衆運動。總是最初很有力量。到後來就不濟了。不留心的。以爲組織不好就算了其實他成功的時候。也並沒有什麼好組織。失敗的時候。人人譏諷我們只有五分鐘熱度。也不能全歸咎到組織上。他的組織越完備及代表幹事越多越沒有力量。這一層只有一個理論可以說明他。就是向來做促進者都做代表去了。代表出現。各個人的責任就解除。代表便成了懸空的代表。出去做的事情。固然是沒有力量。就是開了全體大會。也沒有什麼精神。這是舉出代表同時就有卸責的意思的緣故。

本來要代表辦事有力量。一定要代表者和被代表者保不絕的聯絡。甯願辦事遲滯。萬不可以專擅不恤公議。羣衆的運動。不要處決詳細各點的。羣衆所能設一致的。只在大綱。決定大綱。要使羣衆的意志都歸到非如此不可的一個樣式去。並是保持這個意志不變。到成功之日爲止。要得這個結果。就是時時直接與間代表的辦事情形。引起一般人的興味。纔能決定保持這個意志。如果把促進者都推了做代表。那去檢點代表的人就缺乏了。團體的行動。各個人就難得問他了。就想問他。也是因爲全都是向來不能說話的人。對着向來會說話的人質問。向來不大通曉外面情形的人。對着比較通曉外面情形的人來質問。總搔不着癢處的。所以斷斷沒有興味這做代表的只

憑着自己的所想去做。做好事到底沒有實力。做惡事就是全體被了惡名。民國這幾年來。各種團體。是有始無終的大概都是受這毛病。就去年新發生的團體。我也恐怕要蹈這覆轍。

從來團體成立以後。代表者的行動。都似乎不用再問團體裏各員。團體各員也不必再問代表。現在要矯正這個毛病（一）總要減少代表留一點人在後面做促進者。（二）所有想盡力於團體的人。要有一部決心留自己做進者。不出去做代表。（三）做代表不成的。萬不要以為沒有盡力的機會了。把責任都推在代表身上。如此代表也不能反於團體的意志來行動。並且有羣衆的意力。可以左右代表的行動。纔沒有失敗的危險。

我們要牢記着。社會上不出來表面講說話的人。做的事情頂多。要想做事。還要盡力所至。做一個不出名的人物。幹這些出名的事業。要當做一種不得已。不要當做光榮。

要運動鄉下人愛國纔有用

佑尼干說「愛國青年。應赴內地雜在一般人民之中。親告以中國如何被賣。賣國者為何人」。這是很很有價值的忠告。

本來這愛國的事情。不是少數有知識的人專做的。少數有知識的人。應該看到。除了愛國以外。我們還有一個更高的目的。更重要的義務。要等着我們去努力。但是為達這個目的。我們先

要做一個基礎。這個基礎。就是不侵略人也不受人侵略的國家。因為要有基礎。所以做這些愛國的舉動。因為一般人還沒有理解這些更高的目的。所以只可以勸他愛國。等到愛國的目的。達到了之後。再和他們講更高的目的。這是羣衆運動不得已的辦法。

但是講愛國不過想他們容易懂。如果他們不曉得怎麼樣一回子的事情。那自然還是沒有感動。而且關於全國事情的羣衆運動。也一定要通於各階級各地方。纔有效力的。羣衆運動沒有形成之先。要有一個共同信念。逐漸結晶。到後來就變了無可抵抗的力量。所以最忌是限局於一地方一階級。

比方江浙的學生。如果是看着京津的學生運動。漠不關心。他自己就永遠不會有力量。如果學生眼睛裏只看見學生。那這個運動也限局在學生一個自己製造的階級。更不中用。運動不是給人家看的。運動要在人家看不見的地方做。運動的結果纔能給人家看見。如果只在人家看得見的地方運動。那人家一定只看見他的運動。不會看見他的運動有結果。

學生今後之態度

此次學生關於青島問題罷課一事。雖博舉國之同情。而在校長方面。有一部分主張學生宜待學成始干與社會國家之事者。其說以爲學生求學。卽爲救國危難。改良社會而來。求學卽爲救國

之預備手段。所謂七年之病。三年之艾。似乎現在國家危急。痛不可忍。而實際非待學成。無從救國。則忍疼以就學。決非不愛國之謂。亦決非忘其本分之謂。此其說未嘗無一面之理由。然而不可謂爲絕對正當也。蓋第一。求學固可以爲救國之手段。而非必爲惟一之手段。第二。求學固爲救國。而各校是否能即授以救國之學。第三。發爲此種議論者。固各以學成自居矣。試問其能否救國。此三層不能自解。而姑以求學所以救國之名。以阻其真正救國之行動。則斷不可許者也。

學生。本一國民也。以求學之故。而得一學生之資格。未嘗以爲學生之故。而喪其國民資格。則凡國民之所當爲者。學生無不當爲。其事或不至於必要罷課。則行之於受課之餘。可也。必無日力以兼此。則罷課亦無可如何者也。至於日力足以治學。而同時能致力於社會。則爲校長者。尤當獎借之。此以學生校長同爲國民。以國民對於國民。固當望其盡力於有益國家社會之事也。抑且國家之有學校。學校之設校長。固亦有一部分目的。在使其就學者有所資藉。以盡其爲國民之義務也。則處今日之社會。而以學生爲在學校中不宜與國家之事者。非也。學生之資格。可以犧牲。國民之資格。不可以犧牲也。

凡上所言。爲校長言也。而亦可以推之以及於學生方面。學生之應否參與救國是一事。而學

生取何種手段以救國。又一事也。以學生過去之行動。能博一國之同情。生絕大之效果。故對於今後學生之行動。如何始可得一最有效最近於理想之用途。實今日所當竭力研究者也。在學生方面。亦萬不可忘其出爲救國之行動。祇以國民之資格。非以學生之資格。故從校長中一部人所說。則學生應受教。不應教人。而從學生之所說。則國民應指導政府。而不應受政府指導。彼以學生資格言之。此以國民資格言之也。以當世國民不勇於發表其意見。不決於實行其主張。故爲之喚起言論。爲之率先實行。不得已之事也。使國民中已有多數能言學生之所言。能行學生之所行。則不待學生而目的已可達。此學生之所甚願者也。不幸而言者既少。行者尤希。乃有待於學生罷課以爲之。則學生於此。不可不覺悟其職任所存也。學生之所以貴者。不在其爲永久指導。而在其爲一時提倡。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此學生之苦心也。日日出矣。燭火不息。則非所以喻於學生者也。學生以其國民之資格。故於人之未醒覺。當負其喚醒之責任。若其人既醒。其事既明。學生則亦當反其本初。而不久居於越俎代庖之位。前者之來。爲其爲國民故也。今者之止。則爲其猶爲學生故也。以其猶有所缺於學。故從其自己判斷。亦不可居於師導之地位。所謂恢復教育原狀者。蔡鶴卿先生暨北京大學諸生。亦既持以相號召矣。夫恢復原狀者。不外求學以救國。卽亦蔡先生所（一時之喚醒。技止此矣。無可復加。若令爲永久之覺悟。則非有以擴充其知識。

高尚其志趣。純潔其品性。必難倖致。蓋永久指導者。正要求學生之更從事學問。待其學生變為學者。然後有指導之能。此其任務。在於喚醒以上。其所要求之能力。亦非徒喚醒者所能比也。

然而學生今後雖為指導之人。而仍不可不為監督之人。蓋國民之覺悟已起。則根於覺悟所生之動作。皆為各個人自己之事。不特無須學生代謀。抑亦無從由學生代謀。然而學生今日猶若有所未能安心者。何以哉。學生之不能為指導。以為知識未充也。然而在社會中。學生為智識階級。學生之愛國運動。基於知識之運動也。雖亦含有感情作用。而其感情亦由新知識以來者也。至於一般人之愛國運動。除極少數一部分人以外。皆由於感情而來者也。既由於感情以來。則其興起固有軼出應取之態度以外者。亦或一時而起。一時而落。今日激越。明日沈衰。從其情之所往。遂失理之所中。即在近日。已不無其迹象。夫感情而不根於新智識。則對於現世事實。不能了解。一般黯者。遂乘機以為破壞民衆運動之謀。一方則取他種可注目之事實。以移一般人之感情。俟其感情既集注於他方。則國民之愛國運動。將無形消滅。他方彼又於同為愛國者之間。加以挑撥。使之互相衝突。結局國民所有精力。均消磨於愛國者互相攻擊之中。此二者皆為向來破壞國民運動者常用之手段。而此種手段之所以能奏效者。正以一般社會之思想。無完全之智識為之

基礎。故易因外界之主張而有轉向也。夫其中心幾微之轉向。不爲異也。轉向以後無智識以辨別其所趨。則愈趨愈歧。凡在社會上者。皆不能無過。是以隨時監督。不使其變爲他種運動者。學生當負其責。而在此次學生以至真摯之情。博社會上空前之信用。尤不能不善用其所長也。且如此之監督。決不礙於教育原狀之恢復。何者。五四運動以前。學生固不無干與社會之事。特不至於罷學而已。今者所要求於學生者。不過不與社會絕緣。對於社會上運動。不絕注意。不絕批評。非有礙於其受課修業也。此學生今後之責任也。

學生之監督責任。從此益重。則學生信用。亦當更求其上進。今日學生之信用。已著明矣。而經歷既久。將來更當望其益進不止。蓋今日之認識學生真正價值者。僅在都市少數之人。將來當使農村僻野之人民。亦崇仰學生不已。然後其監督之效果大。而學生之信用著矣。現在雖然無可以自行破壞之理由。至於因緣假借欲利用學生以營其私者。實所在多有。而尤以宿昔主張賢人政治排斥暴民者爲甚。此至可憂者也。學生本以不黨爲宗。彼不能違改之以爲黨也。然而古人有言。有黨必有讎。彼輩將必爲學生造讎。然後引學生入黨。一度爲所利用。則信用既失。真價亦亡。故學生今後之態度。必當主論事之是非。而不輕信人身之攻擊。但以主張爲監督。不以責備爲能事。則既無對人之讎。自不發生黨派之嫌疑。信用自然可以永保。且益章大矣。或以爲前此

要求罷免國賊。即爲對人攻擊。如以後此爲是。則當以前此爲非。不知前者罷免之要求。不過以爲喚醒人民警告政府之一手段。目的本在廢除密約。回復主權。不然。則去一曹汝霖。來一曾毓雋。於國家之事。果何所裨。而訂軍事協約者段祺瑞馮國璋。延長之者徐世昌。承諾二十一條款者陸徵祥。擁參戰軍者徐樹錚。此外賣國之人。正不可悉舉。豈獨曹章能爲國賊哉。故今後學生之責任。本在監督。則其所以實行之者。必爲主張採用某政策某手段。尤當注重於商民自己力所能及之事。至於個人之事。苟不能以其力去元凶。不必以空言招反感也。學生永爲無色透明之學生。無一黨派可以利用。然後對當前之事實。爲具體之主張。則其監督社會之功。庶幾可以完成矣。

求學與辦事

從來的人。往往拿辦事來做不求學問的口實。從他入社會的時候。已經是一個知識不足的人。到了他燈盡油乾。半死不活的時候。他還是一個沒有知識的人。他却說他辦了許多事。

反一轉來。我又看見許多人。拿學問做不辦事的口實。他從在學校在試驗室的時候。已經是不替社會做一點事。等到他自命有學問的時候。他却以爲我拿學問來指導鼓吹。就噐了。我自己可以不用去出力担責任的做一件事。如果社會上有了什麼好的結果。他自然就是指導有功。如果

是壞了。學問家總可以不負責任。

這兩種人。是社會上常有的。大概不止中國人有這個性質。不過現任中國人犯這種毛病的尤其多。這是什麼緣故呢。就因為中國這幾十年來。社會情況的變遷太急激了。中國人吸收真正知識的機會比較少。所以應於社會的要求。就發生兩種不負責任的人出來。

第一。因為社會變遷急激。所以今天怕俄國。明天怕日本。今天要改革內政。明天要改革外交。主張越出愈多。頭緒愈弄愈煩。辦事的人也一天增加一天。不能等到人有學問纔出來辦事。所以就有無學的辦事人。當其初出來的時候。決不是自認有知識的。但是也要有多少一點的知識。纔能殼曉得要辦事。這個原始時代的辦事人。的確是犧牲了學問來的。到了後來。辦事的人有幾個得志起來。就弄到要辦事的人盪擄而至。這個局面就變了。最初是拚着沒有學問去辦事。心裏頭總還是以為辦完事還要學的到這個時候。就有許多是辦了事不想再學的了。成了一團。就有這辦事不必學問的話頭了。

第二。因為有新學問的人本來不多。自然有一部只講求學不講辦事的人。而且他所學的東西。拿他的眼光來判斷。是不合用於辦事的。所以講起辦事來。他早已存了一個不是我的事務的念頭。再看看這些辦事的人。沒有學問的多。有學問的少。更看輕了。不願意插在裏頭。所以又成

功了求學不辦事的一派。

平心來論。沒有學問的人辦出來的事。不見得通有效果。更不能說成功多。却是他起頭這一班人。總算是曉得自己不行的。不過沒有人做。只可自己去。然而到後來。成了這無知妄作的風氣。就為中國的擾亂原因。這一班人不得意的時候。一定是在各地方擾亂。反轉來。那只講求學的。也成了一個講風涼話袖手旁觀的風氣。到了不得意的時候。就要怨恨社會上養不起這班有學問的人。於是乎什麼賣國。什麼殃民的政府。他都不管。總要鑽進去找碗吃。論起結果來令人厭棄。如果叫他自己說。他還說有不得已的苦衷呢。

這兩種人。都是可以有益於社會的人。却弄到如此結果。這是一個對於求學和辦事的誤解生出來的。求學為什麼。就是為辦事。不是學了之後。就像從前的翰林進士。坐在那裏。叫人養他。所以有一部分完全以學問為目的的人。他做學問。就算辦事。大多數的人。只管有學問。仍舊不能不辦他自己應辦的事。本來人生的有益於社會的活動。通算辦事。所以凡有求學。都是為辦事求的。如果拿着學問不辦事。就是對不住自己的學問。

辦事的人。參一點沒有學問的人進去。是一時的變例。不是應該的事情。但是辦事的人。決其不能說沒有時間去求學。大概所謂辦事的人。除了認真緊急的時候。三五年間。碰着一回。非

晝夜不息辦事不可的場合以外。大概都是閑談妄作過日子。上一點的就是圍棋象棋。下一點的就是撲克麻雀。再差一點就是吸大烟吃花酒。大概所有熱心救國的人裏頭。每天爲着這種無聊的事情。丟了大半的日子的。總有七八成。這個工夫。如果不拿來白花了。幾年之間。沒有學問的辦事人。都成功了有學問的了。然而事實絕少做得到的。

這兩個毛病。有一個共通的地方。就是認了在學校裏頭聽講考試的。纔算求學。除此以外。都不算人算做有學問。所以一邊把學問當做專利的東西。一邊把學問當做我本無緣的東西。就隔斷了。其實學問是人人都要求的。事是人人都要辦的。既然求學的時間沒有辦事。那學成以後非加倍出力辦事不可。如果沒有求到學。先出來辦事。那更非併力補習不可了。

然而這兩層。我都可以暫時放下。我想把一面求學一面辦事的例先舉出來。

這個例。第一先舉出來的一定是學生的辦事了。學生完全是爲求學的。但是這半年來。就只見學生辦事。旁的從來自稱辦事的人。都學辦事的責任卸了。轉給學生。所以現在的學生。就和十多年前的志士一樣。明知自己還要求學。却是不能不暫時辦事。贊成的人。都說他犧牲學業的精神可敬。反對他的都說他拋棄學業的失策可憐。但是如果曉得不光是在學校裏頭聽講考試。纔算做學問。就一定可以曉得。他拋荒了幾天的學校裏頭的學課。却增益他自己將來理解學問應用

學問的力量不少。所以論將來的成績。我敢相信出來辦幾個禮拜事的學生。一定比沒有出來還聽幾個禮拜講的好得多。

第二個我就想舉辦事的人求學的例。我本來是一個革命黨。當然所曉得的是辦革命事的人最少。但是我舉出革命黨裏頭的吳稚暉先生來。大概無論是否革命黨。都不會有什麼異議的。吳先生是從二十年前就辦事。他對於中國思想的開發。和革命的實行。兩方面的功績。都是絕倫的。然而這二十年裏頭。他先在日本。後在英國。他儘管做學界的泰山北斗。他的學問。還是一天增加一天。他並不靠着那一間大學的博士。那一個專門的賞金。來做他的招牌。究竟他的學問增加。是一個沒有爭議餘地的。可以見得辦事的人。斷不至於沒有工夫做學問。

無論你怎麼忙做學問不能說沒有像此次學生所抽出的幾禮拜的工夫來辦事。無論你辦事怎麼樣出力。總不能說沒有吳先生這麼多的機會來求學。學問不是學校的專利。求學不是只靠聽講考試。這是要記着的。

照以上所說。我所求於辦事的人的求學。自然不是念幾句教科書。舖排一點外國掌故。來做大典籌備的資料。我所要求於辦事的人的。第一。先是要他就於所辦的事情。曉得是一件什麼性質。比方你一個辦請願於徐世昌的事的人。他請願罷免馬良。或者是讀回鐵路。或者是其他種種

事情。都可以的。他總要先把以何原因要請願這件事。和請願得了允許有什麼結果。如果得不到允許又有什麼別的方法這是一定要的。所以請願賸路的人。一定要曉得濟順高徐兩條鐵路。什麼失去了。和失去了有什麼毛病兩層。先講失去的毛病。自然是經濟政策上一條路對於一個地方盛衰的關係。要研究的。研究政策。自然不能不研究純理經濟學。要研究一般經濟學。自然不能不學與經濟學相關連的學問。都一起來了。再講政治學和政治經濟史。也是要研究的。如果不研究就不曉得鐵路屬於他國經營的不妥當了。既然研究到政治學和政治史經濟史。那有關聯的種種科學。也要研究了。再講為什麼失去了一層自然歸咎政府賣國。偽國會附和。但是偽國會和賣國政府。為什麼能彀成立存在呢他這權力是那一個默認他服從他呢。自然也要講到憲法問題。民主政治問題既然知道原因。那又推想政府答應他。如何可以廢約呢。不能只叫人做。不叫人如何做。如何做這個問題答應不來。還不是白講了。所以人家答應。你也要用學問來達你辦事的目的。至於講願不能得准許。或者像現在隨口答應隨手拉倒的情形。你自己還有什麼把握呢。這就要取第二種正當的手段。要從根本解決的了。所以社會學等等又不能不研究的了。碰了一個問題。就關聯着這許多學問。雖然不能每一次辦事。立刻就把它許多學問一時間都修習完了。然而把這相關的部分。於事前事後用過一回心。自然學問就增加了。

本來人做學問。是有兩個辦法的。一個是在學校裏頭。一安是順的。教了一教二。教了二教三。然而別一個辦法。在社會中間求學問。就一定是倒的。知道了三纔找二。知道了二纔找一。這種倒敘的研究法。雖然不如順着教的井井有條。却是一定比他親切有味。比方從青島問題的中日關係。就會研究到中德關係。中德關係就要推到三國干涉遼遼。又可推到清政腐敗。專制政府的弊害。更加可以聯想到袁世凱帝制心急。弄到日本起野心。這幾層差不多是全部政治學的注腳。研究的人。是用很少的力。可以了解很深的學理的。惟其辦事。所以有這了解的機會。而且一度記憶以後。永遠不忘。那麼辦事的人。如果不能同時求學。我可以斷定他沒有真心去辦事。只是拿辦事來做自己偷懶的護符。

因為不研究清楚一件事情。便去辦。辦得好不好。都算是不負責任的舉動。萬不能容許的。既然是沒有學問的人。辦事的時候。應該更加注意學問一點。

現在多數辦事的人。都可以有照我上頭所講一面辦事一面求學的機會。但是很少人能設照我的說話來做。這是我所覺得最可惜的。然則轉一方面來看。這些有學問的人。因為自己高自位置。不肯同人辦事的緣故。弄出來的弊病。還要比前一項更大。

人的學問是斷沒有止境的。求學問的人。如果不是誇誕自欺的人。斷沒有能設自己說我的學

間已經做完了。然而時於一個現實的社會。論斷他所需要的知識。就有許多人的學問是儘可以出來辦事的資格了。這一部分人。對於社會。也不能不負這個出來辦事的責任。但是他不特自己不辦事。還要干涉學問不如他的人。叫他不要辦事。這已經是不合理的了。而聽他的理由。尤其奇怪。他叫人不辦事的理由。是要先行求學。得了學問再出來辦事。我很想問他。他自己承認是有學問的呢。是沒有學問的呢。如果是已有學問。還是不辦事。那真不如不求學問的人。還肯去辦事了。因為沒有學問去辦事。還有辦得好的時候。得有學問不去辦事。沒有學問的。又不准辦事。那就永遠沒有辦事的時候了。如果他自己承認還沒有學問。那他如何有判斷人應該辦事不應辦事的力量。他不是自己打消自己議論的價值麼。學問家這種態度。是令人以後對於學問永遠不再信用的。永遠把有學問的人當做坐着等飯吃的人。於學問沒有一毫的益處。只有無窮的損處。不消說得的了。而因為他這一種態度。辦事的人。更以為學問不能發幫助辦事。只能發阻礙辦事。這辦事的人不求學。也是自命有學問的一班人激成他的。所以我責備有學問的人。更要加重一點。

我們如果把現在所謂有學問而不辦事的人撇開。只留極少數肯求學又肯辦事的人。這個社會一定變一個樣子。誠然少了許多叫做有學問的人。但是社會上看見有學問的人。都是肯犧牲自己來辦事的。肯把自己的特別義務認定了。担在身上的。自然有許多辦事的人。肯來求學。還有許

多不會辦事的人。曉得辦事先要求學。那社會所受的益處。就多了許多了。所以爲社會計。我期望這般倚着有學問不肯辦事的人。和軍人政客。一齊絕跡。實在我最恨的。是拿着文憑學位當做學問的人。有學問的人。固然有文憑有學位的。也有沒有文憑沒有學位的。但是總不靠他的文憑不靠他的學位的。某大學的學士。某大學的博士。只可以騙沒有知識的人。和從前拿舉人進士騙鄉人一樣。真正的學問。是要同社會有脈絡貫通的。同實際生活聯爲一氣的。沒有辦事。他這學問就懸空了。所以這些在內國外國畢了業的人。不去盡他社會上應有的職務。那就是把所有學問的學問。都變做死的學問。真正學過的。也不能算數。何況文憑學位。不一定代表學過學問的。我所望於從前學過學問和現在正求學問的人。都曉得除了在學堂以外。還有求學問的方法。有了學校裏的學問。不能就當做免除辦事的護符。不然。就趕緊把學問的招牌收起來。鑽進官僚政客當中。同受淘汰。至於有心在社會上辦事的人。我對他實在有無窮的希望。然而還是請從一面辦事一面求學辦起。

青年學生應該警戒的兩件事

現在青年學生的地位。比前幾年是大不相同了。前幾年所有青年學生的心理。都是以爲自己無學無勇。一點本領都沒有。這一年間。差不多都覺得學生在社會上。是很有力量的。有什麼事

情。要等着學生說話出主意了。本來對於自己的評價過高。或者過低。都不是好事。學生變了社會上這種評價。固然有許多是明白的。也有一部分是被米湯灌醉了。忘記了求進步的。然而大體上講。可以算做利多害少。一個可喜的現象。

但是現在最要注意的。是良好的徵兆。和良好的現實不同。徵兆是東鱗西爪。看見一點。還有大部分看不見的。現實是全部現在感覺範圍以內的。世間相信學生。期望學生。都是從徵兆來說。不是已經完全實現。所以現在的學生。就要把他的徵兆。來變成現實。把這「東鱗西爪」的覺悟。變成「一以貫之」的覺悟。

現在我先承認了學生將來的能力和任務。都是很大的。在這個意思底下。我想對於學生。有一點責善的貢獻。

按我所見有兩種事情。使學生的覺悟不能澈底。一件是校友的界限。一件是宗教的誘惑。現在多數學生。已經主張廢除畢業學位了。那立一個標準來試驗。經試驗來畢業授學位。還要不承認。自然那完全沒有標準。碰巧來定的某校學生的頭銜。更應該在擯棄之列。就算某校教授得好。某校不好。某校管理好。某校管理不好。都不是學生自己的事情。爲什麼要把來立起做一個界限呢。却是現在學生。真是這個毛病。把這偶然的境遇。當作必然的界限。就拿廣東來講

。已經有許多形跡。而學生聯合會的分離。尤其是一個顯著的例。學生中因為意見不同。分了黨派。不是不可以的。但是斷沒有這一校的人。通是這個意見。那一校的人。通是那個意見的道理。因為學生自己總有自由批判的能力。不是教習父兄可以壓得住的。纔可以講改革。既然有了自由批判的能力。就沒有全校一致的道理。那拿幾個學校來立一個會。對抗別一個會的。就可以說明還有大多數學生。沒有打破這校友的界限了。這個界限不能打破。就是將來學閥的基礎了。

其實學生不過是暫時的地位。校友尤其是暫時的結合。把這些暫時的東西。來決定主張。至到不能一起辦事。這就明明白白是覺悟沒有澈底了。縱然不能說全體是這個樣子。也可以說最少有一部分沒有覺悟了。

這個雖然可憂。還希望他將來銷除界限。此外另外有很可憂慮的一件事。就是學生對於宗教的誘惑。沒有抗拒的能力。現在所講的宗教。自然不止耶教。然而現在誘惑力最大的還是耶教。所以我這議論。可以先朝耶教一方面說。

從來耶教在中國。雖然盡力傳播。照我現在看來。真是貽害的地方。還講不出。因為中國向來信教的人。都是沒有經過什麼研究。在信教以前。他本來是聽從流俗驅使拜偶像。拜孔聖的一流人物。這些人心中目中。都是升官發財。到了信耶教以後。也不過是把蒙恩陞見改做蒙召歸主

。把紅頂花翎紫禁城騎馬。變做天國享福。只是把這一種壞人。改變做別一種壞人。這一缸的糞蛆。調去第二個缸養活。所以縱然不能說他有益。也不會證明他有害。在當時反對耶教的人。都是那一般腐敗學究。拿信條來駁人家的信條。拿自己的武斷來抵當人家的武斷。絲毫沒有搔着癢處。可是現在的學生。已經把從前儒家那些謬說。通打破了。由那些謬說派生出來的反對耶教的說話。也當然沒有效力。自然是耶教的獨舞臺。而這些打破一個偶像的人。正是可以大有爲的時候。如果被耶教乃至一切宗教誘惑了去就是人類社會改革。少了一個徹底的人物。

聞說俄國的革命黨。在教堂寫幾個大字。說『宗教就是鴉片』其實這兩件很相像的。強壯的時候。不輕易中鴉片毒。中毒的人。大概都是在身體上有弱點的時候。纔去借助他。現在學生。除了廣東的幾間受毒很深的不算外。大概都沒有中宗教的毒的。然而這個實在靠不住。因爲現在還是學生成功多失敗少的時代。宗教的誘惑。要到一個人失敗以後。走頭無路的時候。纔顯出效力來。學生的前途。是有許多艱險等着他的。是要經過許多失敗纔成功的。當這失敗的中間。要破除了一切倚賴的心事。鼓勵起他的精力來。纔能設做到澈底。在這個時候。如果碰着宗教的誘惑。就立刻變了神的奴隸。這和一個人身體弱。受了鴉片的誘惑一樣。很容易中毒的。現在人人曉得肉體上不應該受鴉片的誘惑。還不曉精神上也會受精神的鴉片的誘惑。這些煩悶時期的青年。

千萬不要犯着這宗慢性精神的自殺。

這兩層確是將來青年學生進展的大障礙。我希望先覺的人合力去打破他。

論軍官之改業

中國今日患兵多矣。兵爲督軍而設。則去督軍。意者可以免增兵乎。是未盡然也。督軍之外。尙有使督軍設兵者存。則軍官是也。非減少軍官。決不能達成裁兵之目的。蓋今日所以有造成無數軍隊之結果。實基於昔日有造成無數軍官之原因。自民國以來。軍官之粗製濫造。可謂速且多矣。如僕者。亦曾經此粗製之一人也。故習知其不祥之狀。且信中國今日非設法消滅此種投效軍官。決無甯日。

從來非不講消納軍官之法。但向日所謂消納者。消納之於軍官之中。而非消納之於軍官以外。所以愈消納而愈多。消納之於軍官之中者。去其直接領兵之職。姑假以將來可得領兵之希望。復處之以有所資挾以交遊煽動之地位。助之以不事事之薪俸。而又暗示以此局並不長久。此投效人員所以必結黨鑽營也。此中國之兵所以不能裁且益多之由。又致亂之原也。

以政府向來所用之方法言之。於將官尤優異者與以將軍。次者顧問諮議。其校尉則差遣委員。猶不足以容之也。則各省督軍護軍鎮守使各司令之參謀副官多設之額以容之。又不足則多設局

所於中央及地方以容之。又不足則多設學堂多派留學生以容之。將軍諮議以降。至於顧問差遣局所委員之屬。固明爲一時的制度。不能永不裁撤。立法用人者知之。爲其所用者亦未嘗不知之也。既不能立一計畫。何時可以有若干之缺額以用盡此一輩人。則縱使將來有補缺之時。亦不過別免去一人而已。然則消納之用。固不行也。至於設學堂派學生。則更有甚者。在淺見者。以嚮日軍官無學故。謂施之以教育。則於軍事上當有所裨也。其實不然。中尉入學堂畢業。則望上尉。中校出外國回國。則望少將。在前述將軍諮議參謀副官之屬。不過望以原官補用而已。此輩又益上之以升官。自然不能廢其所求矣。

今各省設兵。各爲自厚其勢力。而欲自厚勢力之人。必不能無倚賴也。於是投閑置散之軍官。聞風而合。攘臂自獻。將軍則望督軍省長。問其如何求督軍省長。則運動總理總統使已招兵也。諮議則求鎮守使師長司令。問其何以求之。則運動陸軍部各督軍准已招兵也。參謀副官差遣局所人員不能自運動。則運動其爲將軍諮議者。使出而爭督軍省長鎮守使司令。然後人招其兵。我補其官也。總觀向來軍人構禍。無不由於欲得自己之地位。而凡構禍之將軍諮議。亦必先有逢惡之投效人員。逢惡者不得作惡之人。無所恃也。作惡者不得逢惡之人日夜耳提面命。或者其與會亦不至若是之淋漓也。以欲得復其軍職之故。則雖帝制復辟賣國擾亂各省。塗炭生民之事。皆不

惜爲之。則以有投效人員。推之挽之激之厲之。甘言以導之危辭以悚之也。投效人員之不祥也若是。其人之罪歟。非也。使其爲投效。則自然迫使直接間接構成禍亂。

吾固言之矣去其直接領兵之職。而又許以將來仍用爲軍官。則其投效者。招之使來者也。既來投效。而授以有名義而無責任之官。則彼日無所事而思生事。又聚之於一所。以同爲軍官故。有名義以集合謀議。則必互相允以將來之利益。而立共同密謀位置之契約。且其人又不必自攜費用以來爲構扇也。政府實給薪俸以養之。如此安得不成禍亂之原。况彼已知爲養此多數之人。政府所費。固自不鮮。長此繼續。斷非所堪。則其密謀之迫切。又可知也。

既有如此之軍官。日夕以借名招兵爲事。無論在南在北。爲戰爲和。誰使招兵之事不見。既有招兵之人。則安有肯裁兵之人乎。不肯裁而強裁之。必恃一部分人之力。而裁人一營者。自必添招一營以上。又成例所已證明者也。

總括近日造亂情形。大抵先由此種投效人員。各構成小團體而奉一諮議顧問級者爲之魁。又由諮此諮顧問級者三數人。共推一將軍級者爲代表。以求總司令。以企爲督軍。甚者則先就地方招集無賴然後請委任以成軍。此其例吾於南方見之尤多。而北方亦正不乏此曹也。

非特此也。此等投效人員。苟得爲營長。連長必擇其所謂心腹者爲之。擇其不反抗已者爲之

。連長於排長亦然。然則同在團體之中。未必悉如其所需之人也。於是凡擇部下。先求之於親戚腹心。而不求之同爲投効者。故如有一師官長爲投効。非有新招兩師。不能消納此投効人員。異日再裁兵。則此投効官長之數。增加爲兩師矣。是故愈消納則軍官愈多。無可如何者也。

此種投効軍官。大部分未經相當之教育。而以從軍之故。習於不耕不織。不復耐勞作。惟軍職是求。長此不問。除稿餓以死。豈更有他途可出。則其構禍之結果雖可悲。而其迫使至然一層。未嘗不可憫也。故惟有消納之軍官以外。卽改業之說也。如上所論。軍官所以必須改業者。不外以其仍保軍官地位。卽能攪亂和平。故其改業。亦必以遠離政治爲必要。譬如現在廣東以軍官充警長。欲使其所習相近。功用侔相。不致廢其所學。而其流弊。遂使警察復化爲軍隊。警察長官卽爲借機會以擴張軍隊之人。蓋以聚此變相之謠議差遣爲一團之故。時時促膝。追論宿昔。拊髀興歎。事有必然。無足深責廣東一例也。而北軍所至。無不移兵作警。及其有急。又復抽警爲兵。故如漢口廈門其警察皆已化爲軍隊矣。警察如此。其他官吏。亦莫不然。高之各部總長。特任官吏。次之道尹廳長。又次之則知事。無一不以軍官雜入其間。卽無往不見日夕經營。作招兵植勢之預備者。以寓軍官於吏爲策者。其失敗必且與前述消納之策無異。

欲使軍官改業有始有卒。不致中途而廢。則第一要點。爲置之使彼平昔所受軍事教育毫無所

用之地位。今日之軍官。實際有幾人曾學其所應學之軍事學者。不過強自標號曰。已學軍事學。不能轉營他業耳。試將今日軍官。來源一一分析論之。其一爲學生。學生之中。首爲留學歐美者。此其研究。大抵較久。雖其中亦多有燥進之徒。要其知識學術。概爲首出。然其數極稀。次則日本學生。此自始派以來。已畢業者不止十期。其課程則除少數人外。皆以振武學校十一個月之預備。約一年之士官學校教程。益之以聯隊實習數月。而振武本教日語及普通科學。爲軍事所費教育時間。不外約二年耳。不可謂多。其次爲正規學生。經小學中學以入軍官學校者。此中青年有爲之士較多。前後畢業者概算當有數千人。而其中往往爲政府所疾視。止於見習。論其學術。宜於軍事方面較爲優長。然中學畢業。其程度高於普通中學而稍底於高等學校。非軍事專門方面。素養亦不弱。又次則爲速成學生。有教授二年以上者。有僅六個月之教授者。有自江南北洋陸師學堂出者。亦有隨營講武學堂等等各司令鎮守使隨意自立者要之其大多數於軍事上一下士之知識尙未完全獲得。而少數者之智識。不讓留日學生。不能一概以論。然而所謂學生之中。速成而實未成者。十人而九也。第二種爲行伍。比種多爲北洋及前清各鎮目兵。有所藉而陞轉。所學本不過一棚之指揮而已。第三種爲盜賊。此種人祇學殺人放火。其軍旅未學。則與孔聖人無異。其不能以軍事學棄擲可惜爲調劑安置之理由明也。第四種爲恩澤軍官。此種或出狗屠。或本刀筆吏

。或黔面爲氏。或吹簫給喪事。攀龍附鳳。是其所長。坐作進退。是其所短。一人掌兵。戚友帶劍。品類不齊。惟有以漢恩澤侯比擬之耳。於學非所問也。故統論以上諸人。真有校尉官相常軍事學者。百人中不得三四人。無疑也。

由此言之。則立消納軍官之策。而曰因其所學以爲之利用。則百中之九十幾。惟可以上十棚長之資格。使盡其所學。過此以往。非所堪也。下者以盜賊恩澤得官。則併此亦不勝任。然則非置諸永不適用軍事學說之地位。如何能望其稱職。既不稱職。則不能久於其位。終必又循前所說明之軌道。以入攪亂之途而已。故爲消納校官以下多數軍事學本不充足者計。吾首欲提議別授之以初級工作之教育。使爲將來土木工頭。蓋以中國開發言。將來築港路。所需苦工。至少每省亦有數萬人。則爲監督者亦不可少。此等軍官。雖無他學識。點名排隊。編冊散餉。尙所習爲。故於非專門之土木工頭。優能勝任。合中國全國計之。如使五十人而一頭目。此所收容者。已二萬人矣。而不止此也。今鐵路船澳倉庫工廠。一切有利生產機關。均須於短時期內同時建立。除技術上人員及苦工外。大抵可以一年以內養成之人材爲之。此諸事業所須用者數亦不少。譬如鐵路之監守者。發信號者。管車者。管票者。等等。每千里之路。必不止用二百人也。船澳倉庫工場之監守巡察者。大者須數十人。小者亦須一二人。將來此種工業上雇人。必可改造軍官以充其選

。又次則開礦爲不久當大發達之事業。而礦工亦必須工頭。故如大規模之礦數十。各用工頭五六十人。小規模者數百。各用工頭十人而外。則亦可以略另施適宜教育之軍官充其選。所消納者。亦近萬人矣。更次。則墾闢之業。亦必同時舉行。而初時墾荒或須用大農制。則其管理監督又必須人。凡此皆可以消納未成學之軍官者也。

或以爲上所舉諸職業。薪俸太薄。中少尉官。或能忍此。上尉以暨諸中級官。決不願就。夫今日陸軍部差遣。所給亦不過數十元。勢不可長也。而猶爭求之。則安能謂中級官不甘薄俸。以彼學無所成。智識不及他國一排長。而授以高位。不過從前濫賞之結果。決不能引以爲正當之權利。而以爲非此不可也。

在真有相當於中下級官之軍事學者。實不過百分之三四。此中大部爲軍官學生。小部爲速成長期生。此種軍官消納。比之前者。大爲易行。蓋其人國文必略通順。普通學已有相當之教授。理解之力較強。更有大部分已略解一國外國文。故於今日需用各種技師正急之候。採用此種人。施以速成之工業上教育。不久可以成材。爲主任技師之助手。郵電路礦。在在須人。不憂其無投足之地。況今日縱裁留二三十師。官長尙多未學。則現時需用此種軍官正多。苟有志於澄清。實無所事於消納也。

凡上所述。均就中下級官言。至於上級官。實無消納之必要。蓋今日之將官。非早經改業。則已混入政客一途。雖不收容之。固無害也。中下級軍官已去。投效無人。則所謂將者。貴而無位。高而無兵。小小充龍。終於有悔而已。悔則改。改則通矣。

殺人不是革命的要素

二月二十日的正報裏頭。有一段評論叫「革命的遺憾」裏頭說。

中國辛亥的革命討伐的目標。是滿洲政府。結果決沒有殺滿洲政府一個人。丙辰的革命討伐的目標。是洪憲皇帝。結果也沒殺袁朝一個人。這種不名譽不痛快的革命。直教人肉麻。那裏配說革命。我勸以後的革命黨。懲前毖後。確定革命的元素在那裏。

這種論調我是聽得多了。有一部分。是做過革命的事業。受了反動派的氣。借此發洩的。也有新受激刺。進革命黨本旨只是復讎的。更有一部分人。是想革命黨受他利用。做殺人的工夫。他自己不花一毫力量把政敵推倒的。但是這種議論。很容易引起革命黨裏頭少數的盲動。和革命黨外頭對於革命黨的誤解。所以我借這一機會指明這個觀察錯的地方。並沒於研究過現在講這說話的人。由那一種動機講這個話。

革命的目標是推倒不良制度。另外拿一個良制度來替他。並不是復讎。所以革命的元素。破

壞同時建設。不是殺人。我們革命的遺憾。就是破壞不盡。建設不來。不是殺人不痛快。就是沒有殺人。也不是不名譽。

我講這個說話。並不是袒護從前。從前不殺人的責任決我不在身上。並且我現在還得懺悔。在當時還有求痛快的心事。和現在論者沒有分別。但是痛快決不能有益於革命。革命的事業。要在耐煩和公平的條件底下做去的。滿洲政府的罪惡。本來不是政府裏頭一個個人的罪惡。政府裏頭雖然有壞人。也是社會制度不好養成的。又因為政的治組織不好。所以把這些壞人弄到政府裏去。所以有政治組織的澈底改革。這種壞人。自然是鑽不進。那是一層。如果社會也完全改革了。就是壞人也有變好的日子。那更有殺的必要。這幾年間袁朝的許多不好政治行出來。不能指爲他各個人的責任。只是這全社會組織不好。所以弄到如此。也決不是殺幾個人可以了事的。當時如果把滿洲政府裏頭的人通殺了。袁政府裏頭的人通殺了。（這原是做不到的事情）我敢決中國的革命還是不成功。現在的擾亂依然不能免。因爲把這個罪惡認做由幾個人生出來的。只求殺這幾個人的痛快。那就一定看不清組織上應該怎樣改良。事情還是弄不好。人家也要想痛快一下子了。試看袁世凱拿懲治盜匪條例來殺革命黨。他心裏何嘗不說痛快。然而袁世凱究竟倒不了革命黨。可見得痛快無濟於事。社會的組織是這樣不完全。所以作惡的官吏也不斷。反抗政府的革命

命黨也不會斷種。所以要免除這一個（不是永遠免除因為永遠免除是不可能的）革命的原因。纔算這一次成功。△亥革命本來有三個目的。一個是由民族間不平等生出來的。這個原因已經由清帝退位除去了。可以算個成功。本來不要殺什麼人。第二個是由政府組織不完善的原因生出來的。第三個是由經濟組織不完善的原因生出來的。這兩個原因都沒有除去。所以不能免以後的革命。縱然多殺幾個人也不中用。

我們以後的努力。要向覺悟革命的目的在那裏一方面做去。我們認從前的革命。是失敗。是有遺憾。但是以後決不可以求痛快來殺人。也不可拿沒有殺人做遺憾。

懷朱執信先生

季 陶

朱執信先生死了一個多月了。這一個多月來。我常常想着他。因為想着他又想着許許多的事情。不但如此。因為想着他。又刻刻想到自己。我是不說誑話的。他死之後。我決沒有悲傷過。我決沒有哭過。只是十分慚愧。十分懊喪。每一想着他。就覺着自己在德行上少了一個導師。同時我又替一切世界的人可惜。我相信死了一個朱執信。全世界的人。在進化的道途上。失了一個很有力量的推進機。我這些確信。並不是由我和執信的友情上生出來的。實在是我的知識結成的果子。執信先生呵！你雖然死了。我還不敢對着你留在我腦裏的幻影。僅僅說你是我的好朋友。借

你的人格來增自己的光榮。我只是一件一件的想着你那留我腦裏的崇高純潔的影子。對自己要盡努力。對世人希望努力。執信先主呵！中國人最缺少的是崇高的氣象。你的崇高氣象。却真可比得喜馬拉雅的最高峯。中國近代的人——在『爲公衆』名義下面活動的人。最缺少的是純潔。你的純潔。真是可以比得峨眉山下平羌峽裏流着那碧澄澄的水。我認識的人很少的。我曉得的人也很少的。可是在我所認識所曉得的裏面。我只認識你是第一個崇高純潔而又能不斷努力的『真人』！

自從民國以來。同志的朋輩當中。死的人已經不少了。我所最親近最佩服的朋友。民國五年死了一個陳英士。今年又死了一個朱執信。兩個人都是很能努力的。但是我對於英士。於他的努力而外。在他的美德一方面。我只認識一個剛毅堅強。我覺得革命黨中的陳英士。確是金屬當中的唐古斯丁。我對於執信。我覺得他的崇高純潔。在近代人中。實在是沒有看見第二個。我雖然不願用古典文學。可是『先生之風。山高水長』。這兩句話的確可以用來鑽他了。

我想着英士活着的時候的舉止言笑了。他無論對着甚麼人。總是熱烘烘的。我每見着他。就覺得他是很多情而可愛的人。但是過了見着面那一個熱烘烘的時候。每想着他。總覺得有一股鬼氣森森的冷氣。令人毛骨悚然。我對於執信却不然。我每次見着他。看見他那黃而帶青的面色。炯炯射人的眼光。直立不移端坐不動的行止。總覺得只敢敬他畏他。不敢親近他。却一旦離開他

。他那冷冰冰陰沉沉的現狀。在我腦裏。立刻都轉爲一團錦簇簇熱騰騰的情意。只覺他是天下第一個多情的人。英士和執信。兩個都是富於特性的人。兩人的特性在何處。我雖不敢妄加論斷。可是在我個人的感觸。就只是如此。至於在我個人的願望上。我只覺得英士是我所敬畏而不欲學的。執信是我所敬愛而不能學的。

在學問上。我不敢妄評執信有如何高深的學問。但是他那研究學力的智慧和熱誠。真是我們幾個常在一塊的朋友大家所不及的。讀書的量。我不及他。讀書的理解力。我也不及他。至於講到知識行爲結合一致的意力。更是我們所萬萬不及他的。中山先生說。『英士有革命的熱誠和勇氣。而智識學問差。執信有英士的革命精神。而知識學問却超過英士』。這句話確是很老實的評語。展堂先生說。『執信生平。不曉得有一個「險」字。這真是他意力超絕的所在。也是他『真學識』的所在。近代的中國人當中——革命黨當中。有知識有學問的人雖然不多。却也不是絕無。但是像執信這樣知識感情陶融爲一片的人。真是鳳毛麟角。我不敢妄自尊大。却不敢妄自菲薄。我覺得在當今知名的人當中。有許多是不屑道的。有許多是和我差不多的。有些是我所能作而不願作的。如像執信這個人除了他由文字得來的知識而外。他那知情渾化的風格。真是我所極其羨望而絕學不到的。我還記得死朋友當中有一個蘇玄瑛。這個人是我所不願學同時也是我所不能

學的一個人。他的性情。也很有超絕一切的去處。但是他到底是一個個人主義的結晶。就超生活的一面看。他也是一個人類中的俊秀。却是在生活裏面看。他倒是一個累世的人。這樣的人高而不崇。潔而不純。於個人可稱爲良友。於社會絕不能不說是贅疣。至於執信。他是十分具有超人間的風格和韻致。他却十分理解人間物質生活的至理。他從前是既不學尼采也不學馬克斯的。四五年前。他才醉心於尼采的超人哲學。建設初發刊的時候。他作一篇小說。叫作超兒。那正是他受尼采感化的作品。星期評論第二十餘期裏面。他有一首咏星光的詩。這便已經在超人哲學裏面。加進許多唯物史觀的意義去了。他說『自待應學尼采的超人哲學。待人應用馬克斯的唯物史觀。』這真正執信最可愛最可敬的地方。更是他特性過人的地方。他讀尼采的書。讀成了朱執信。他讀馬克斯的書。也讀成了朱執信。一切知識。都是造成他那崇高純潔的尖塔的資料。展堂說。『可惜他的壽命不如尼采和馬克斯。』這句話真是深知執信深愛執信深惜執信的確評。且看現在的人。大都是自待使用唯物史觀作辯護資料。待人却偏要用尼采的超人哲學作攻擊理由。豈不可恥。許多人看見執信那冷冰冰的莊嚴面象。靜寂寂的孤高氣質。便只當他作一個頑固乖僻的冷人却不曉得冷凝了的地壳。却包着熱融了的火球。執信這個人固然不是一團純火的太陽。却何嘗是冷透了的月亮？

今年夏天我和展堂先生跑到潮州去避暑。那時候執信已經到南方去了。他有一封信來責備我們。說我們不應該下鄉。他說。『我們既然不是作隱君子的人。此刻何苦跑開。將來既然仍舊要跑出來。現在下鄉。豈非多事。？』原來執信這個人。他自己是不作享樂生活。同時又是不作隱遁生活的。——他對於享樂。並不是極端反對。他對一般人的享樂。並且是很主張的。他只是對於改革思想的人。他以為不應該享樂。他以為凡是在改革時代。却是要由少數的人吃苦。才換得衆人的享樂。至於他對於隱遁。却是極端反對。有一次我和他談天。他說。『現在這些自命高尚而作隱遁生活的人。都是過分的貪婪。既然吃衆人做成的飯。穿衆人做成的衣。住衆人做成的房子。就應該爲衆人作事。』他這話實在是十分合理的。現在想來。我當時搬到潮州去。實在是合得有偷懶和規避的意義。他的反對。是很正當的。却不料我接他這一封信之後。便再也不能有第二封信接到。想着他這幾個月來的努力生活。和由努力而竟至犧牲的結果。再想着自己這幾個月來享樂生活的罪惡。真是十分慚愧。十分懊喪。我記得他去年。到漳州去。他做了一篇說『革命黨應該如何？』的文章登在漳州發行的閩星雜誌上。他說。『俄國的布爾色維克的精神。只是在他們那爲社會犧牲的精神上。他們共產黨員工作的時間特別比非共產黨員多。而所受的俸給。特別比非共產黨員少。要有這樣的犧牲精神。然後才可以作成一個革命事業。』文章的意義如

此。原文的話語我却記不得了。）他這篇文章的用意。是對甚麼人說話呢？是對一般的中國人說的麼？是對福建的一般人說的麼？不錯！他是站在一般中國人面前。站在福建人的面前說話。當然也可以當他是爲一般中國人或是爲一般福建人說的。可是細細想一想他的苦心所在。他那些話。却是對那一般革命同志的說話。可以說是一篇對於革命黨的告誡文。話是由他口裏說出的。把他生平的行爲拿來想想。也可以說是他自己志願的告白。我們對着這樣一個人。而這一個又是我們的同志。是我們很親切朝夕相切磋的朋友的這一種轟轟烈烈慘慘淒淒的死。怎麼不慚愧？而他的死。既不是在達了目的以後。也不是在惡戰苦鬥氣盡力絕的當時。只是在不明不白的場合沒有意義的時候。怎麼不懊喪？他死了之後一個多月。幾個親切的同志朋友這一種慚愧懊喪的心。便繼續了一個多月。可是再追想起執信所作『星光』詩上『我們的眼睛昏澀了。還有我們的兄弟。我們的兒子』那幾句話。我們愈覺得自己毛骨悚然起來。真是。執信死了。我們可以用不着悲傷。用不着慚愧。更用不着懊喪。只是千萬不能忘記了他那首星光詩上的意義。！

只我是願意。：

「一個星剛剛毀了。

一個星剛剛圍起。

執信雖然死了。

還有執信的兄弟。執信的兒子。』

執信的人格 民國十年二月廿七日在廣州追悼會

精衛

我想敘述執信的生平。實在十分困難。因為執信的生平。不是三兩句言語可以說得出的。也不是三兩篇文章可以寫得盡的。將來要由一班後死的朋友。將他生前的著述搜輯起來。再將所見所聞他生前的事實。纂集起來。方纔可以得他些髮髯。斷不是今日潦潦草草。可以敘述的。我如今只得單將他的人格。略略的敘述一回。

執信的人格。形容起來。惟有中庸的至誠無息四字。可以得其大略。他的刻苦。他的勤力。他的猛向前進的精神。他的一絲不苟的操守。都是他所以能對於革命事業百折而不回日進而不已的泉源。我以為他的人格。不但是中國革命黨人的模範。並且是一切求進步的人類的模範。

執信雖然是我的外甥。論年紀却同我是兄弟一樣。自幼至長。做學問在一處。盡力于革命也在一處。似乎我可以略認識得執信的人格了。只是我的學問和魄力。對於執信。實在是望塵不及。以我來論敘執信。實在有把燭為日的憂恐。我只好就我所知。來備各位的參考便了。

我以為執信所以能造成他這樣的人格。有些是由於天資的。有些是由於學力的。有些是由於

遺傳的。有些是由於修養的。

執信的父親是棟培先生棟培先生是先叔父毅庵先生的門人。他的學問是由毅庵先生傳來的。他一生行事也是以毅庵先生爲法。却是他另有一種性情。他的性情。我不敢隨便描寫。我只記得他曾刻有一個圖章。是隘與不恭。這隘與不恭四字。真可以形容出他自己來了。至於要知道他的深切以爲。是要看棟培集。不是今日所能詳敘的。執信生在這種家庭。自然會受了多少影響。我執信一生的學問和志節。有多少是從這裏培養出來的。

執信十幾歲以前。只有和學問接觸。沒有和人事接觸。他的天資。聰明絕倫的。加以他的精勤。自然漸漸到了深博的地位。却是不止沉潛。而且渾樸。他的進步。不但人看不出來。連他自己也似乎不知道的。我記得他一兩件軼事。有一次。家兄莘伯先生命我和他及舍姪彥平三個人檢點家中的藏書。約莫檢了二十多日。在這二十多日裏頭。無一日不使我驚訝。因爲我隨便舉一部僻書和幾條疑義。他沒有一次不是原原本本說出來的。我和他平日算是一處讀書。我竟做夢也不知道他是這樣的淵博。又有一次。先兄仲器先生教我和他兩個人學算。那教法是十分迅疾的。沒兩個月。從加減乘除至微積分。統通教完。我以爲從此我兩個不過略略知些算學的梗概便了。誰知執信自此以後。也沒有專門研究算學。也沒有再受業於算學名師。他自己却已做成了能應用的算學。

這兩件軼事。還是在他專心學問的時代。到了後來留學日本。研究法學哲學。和練習日本言語文字。也可以歸入專心學問時代裏頭。却是癸丑以後。他一面亡命。一面盡力於推翻帝制恢復共和。一面還去研究英文。到了最近的兩三年。已能譯英文的書籍了。去年又研究俄文。不多幾月。已能將俄文和人通信。

我如今敘述執信的人格。第一件浮於我的心頭的。就是他一生勤學。他的難能。不在學生時候。而在亡命做事的時候。在那時候。有些人或不免失意頹唐的。或不免輕世肆意的。或者到了無聊的時候。尋些消遣。或者在那忙亂的時候。不能分心。他却能在繁忙冗雜的時間裏頭。尋出冷靜鑽研的機會來。去深求學問。他的智識。和他的道德。所以能日新不已。全在乎此。

執信的家世。是寒素的。棧培先生去世的時候。只剩得幾張琴。和幾千卷圖書法帖。執信那時候。還祇得十幾歲。他的弟妹。更是幼弱。教養兩事。家兄幸伯先生便都放在肩上了。我記得幸伯先生輓棧培先生的聯語。「志屈偃經綸。徒留著述文章。夫豈素心所願。情深若兄弟。屬爲撫存孤弱。敢忘在耳之言。」只是幸伯先生也是一個寒士。那辛勤便也可想而知。前年一次執信已決心做那萬死不顧一生之事。有幾首詩。中有一首。是懷幸伯先生的。內有兩句是「飲食與教誨有違父母恩。」又有兩句是「長疑成永訣負負竟何言。」執信自幼看慣他父親廉介的節操。又感

受了他母舅拮据捋茶的無限恩意。再加上了他一生的志願和修養。故此他那一種澹泊儉素的操守。竟是純乎自然毫無勉強的。民國元二年之間。執信在廣州。算是不用亡命了。到了二年。漢民先生交卸都督的時候。和執信幾個人。照例的受悠悠之口一番污蔑。到了後來。方纔知道他們還是一身窮骨頭。棟垞先生所留下的琴書。經兩三次亡命之後。也幾乎散失盡了。飲食起居。都是今日顧不了明日。到如今死了之後。除了寡婦孤兒。沒得一些留遺。

我如今敘述執信的人格。第二件浮於我的心頭的。就是他一生儉薄。柯伯堅所著麵包略取的裏頭。有一段大意說是。革命激動的時候。人人是以儉樸相尚。纔能提著潔白無瑕的精神。去從事那純粹的目的。和高尚的事業。把一切利己主義的種種。都掃除乾淨。故此儉薄兩字。實是革命黨人生涯之必要條件。他能否修養精神。能否保持節操。全視此而定。執信一生堅剛不屈的氣節。便都由他儉薄得來的。

我方纔說過棟垞先生是有些隘與不恭的神氣。執信自幼。便也有些這樣。遺傳兩字。在生物學上。成爲一個重大的問題。我縱然不敢隨便說。那自幼習染。却是毫無疑義的了。執信這十年以來。不恭兩字。雖是除掉了不少。那隘字却越是分明。凡是與執信相習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他疾惡之嚴的。他那疾惡可分兩種。一是對於朋友。一是他所認爲小人的。他平時對於朋友。十

分忠厚。也十分篤信。却是遇着他不以爲然的時候。他全不知道什麼叫做關係。什麼叫做情面。什麼叫做假借。什麼叫做原諒。他是一絲也不放鬆。一毫也不將就的。就是予那朋友以難堪。也在所不顧了。至於他平時對於他所認爲小人的。那一種凜乎不可近的神氣。使人自然辟易。不敢含混過去。也不敢僥倖些什麼。他的朋友。受了他的責備和期望。只有越相愛重。他所認爲小人的。却也因爲他無瑕者可以摘人。沒奈何。

我如今敘述執信的人格。第三件浮於我心頭的。就是他一生疾惡如仇。須知要是疾惡如仇。方能除惡務盡。第一用省察刻厲的工夫。除去自己的惡。第二用鑑空衡平的工夫。除去朋友的惡。第三用堅壁清野的工夫。除去世間所有惡人。執信平日最恨的。是貌爲忠厚姑息養奸。貪圖自己得些名聲。少些怨毒。對於是非善惡。一味含糊糊的過去。縱容得一般惡人。到處橫行。及至後來。自己也坑在裏頭。唉。如今中國已是小人無忌憚的世界了。安得多幾個硬骨頭鐵面皮的人。去推陷廓清他一下呢。

執信生平。對於革命。只知堅忍。只知猛進。不知道什麼叫做失敗。什麼叫做灰心喪氣。他所已成就的。元年以前之創造民國。元年以後之維護民國。那大略事蹟。已是人人知道的。最近他的計畫。和他的希望。限於他的年命。將死之時徒留著滿襟的淚。我也不忍多說。然即他這

死。於光復廣東。已是很有價值的。他總算是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的了。

我如今不能就他一生的事蹟。樣樣敘述。只能將他的人格。略略敘述一番。須知天資和遺傳。或是不可學而至的。學力和修養。却是人人可學而至的。執信常常說道。『與其紀念死者。不如責備自己爲什麼不能和死者一樣。』那麼死者便不死了。

先兄執信行狀

秩如△述

先兄幼有至性。孝於父母。友於兄弟姊妹。十五歲時。廣州城鼠疫流行。先考妣同時染疾。皆發大熱。昏迷不省人事。先考病八日而歿。先母病數月。僅獲痊。先兄看護甚謹。數月之間。或通夜不就寢。或不解衣而臥。不及二三小時而復起。積疲之餘。往往坐立之間。不能自制其倒眠。及先母已愈。先兄就床一寢。經三日而後醒。十八歲時。先母病歿。先兄看護如前。入殮之後。亦一寢經三日而後醒。二十一歲時。先兄方留學日本。聞兩姊相繼歿。哀痛成疾。幾至不起。民國四年。末妹病歿。先兄爲之經紀其喪事。葬之於先考之塋。先兄又收養從兄遺孤三人。慈愛備至。其一人中瘦。發大熱數時而歿。先兄手自灌藥。不稍畏避。傳染死者已氣絕。灌藥之調匙。猶在先兄之手。與死者之口之間。其真摯不苟如此。民國二年。龍濟先入粵。欲全滅吾家。先兄當時甚貧。自顧小暇。猶憐其弟。攜之東渡。使得留學。聞之者皆感嘆謂余曰。令兄誠可謂天

下無雙之友愛矣。先兄友而好學。四書五經通鑑廿四史內經。皆爛熟於胸中。十六歲始習數學於從舅汪仲器先生。但自弧三角以上至於微分積分及立體幾何解析幾何等。則自讀書籍而習之。每夜研鑽非至四更不就寢。不獨能憶各公式。且深明各公式由來之原理。與其應用之範圍。不獨諸新式之算法。各正史之天文志律歷志周髀算經勾股開力捷術數理精蘊歷象考成中西算學大成華蘅芳梅定九算書則古昔齋算術等。自古代以至前清時代諸算書。無不探其蘊奧。（余不通高等數學故不能述之）渡日本後。又廣購東西洋數學名家之著書而讀之。尤好演算難題。算思苦索。廢食忘寢。凡與數學有關之科學。如天文學力學之類。亦皆通曉。嘗應留學日本法政科生招考以第一名合格。同時應北京大學預科招考。亦以高第入選。先兄捨北京而往日本。專心研究經濟科。儉食約處。以購書籍。凡居日本一年半。所領學費。不過六百元而所購之書籍。凡數百元。其在本時所居之客舍。僅三疊（三張席）每日所食。唯白飯及醃菜而已。其苦行節儉。誠有非他人所能爲者。日本文雖較歐文爲易習。而日本語則全與吾國殊。以短少之時日。終難熟達。歸國後。甚易遺忘。先兄居日本歲餘。即能自由聽講。歸國十餘年不獨無所遺忘。且日有進境。英語之書。亦能誦讀。蓋非其精力特異於常人。但常人不肯專心向學。而忍耐之力。不及先兄故耳。

先兄忠於爲人。其與人交。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則無論對於何人。皆直陳已見無所避忌。

余嘗問之曰。兄與胡漢民先生共事。如魚與水。必無爭論可斷言矣。兄曰不然。每日爭論。少亦數次。多則十數次。可以見其直諒之一斑矣。先兄爲人清廉。而好施與。家用常不足。而未嘗苟受一錢。同志有急。以己之衣物錢財贈與。毫無吝惜。有受其厚恩而改從惡黨者。兄不以爲意。曰。吾所以助之者。爲公非爲私也。彼改從惡黨。是彼對於社會而爲負心人耳。吾無私怨焉。民國二年。廣東被龍賊所攘。兄事敗去粵。貧乏不能自贍。而同志有求救者。不問同省異省割己費以救之。或有感激流涕者曰。士窮乃見節義。吾居末世。唯於君見之耳。今世政界之人。無廉恥。無節操。變節易說。以迎合當世而取祿位者。紛紛皆是。先兄素性貞介。雖屯遭挫折。困苦流離。而自始至終。未嘗變節易說。其死也。亦殉其主義而死者也。視彼之遊美洲而夢俄羅斯。爲袁氏之內閣之一總長。而又背叛袁氏。子女玉帛所在。雖事十姓。亦不辭者。人格果何如哉。先兄常以殉國殉民爲己任。斷脰決腹。是其素懷。前清末年。先兄運動革命甚力。與同志聚商。常至五鼓而後歸家。狂風怒號。冷雨侵骨之夜。家人盡睡。老僕婦獨靜坐而待。聞叩門三聲。歎而復續者。則必先兄之歸家也。前清宣統二年正月。廣東新軍之變。倪映典於十二月晦日。宿於兄之客廳。正月元旦。由吾家直赴新軍起事。先兄自是日起。數日間行蹤不明。初三日。新軍事敗。倪氏被殺。搜捕之吏役軍隊。終日過門。鎖鑰琅璫之聲。銃劍鏗鏘之響。皆足使吾亡魂失魄。蓋

吾知先兄之必預謀。而其遭難與否。亦不可得而知故也。三月二十九之起義。先兄自二十六日離家後。家人不知其何往。二十九晚。先兄偕黃克強等百餘人焚攻督署。黃克強乘第一轎。先兄乘第三轎。爆彈所及。堂屋倒潰。道路梗塞。未由前進。而敵人援兵大隊已至。不得已退出。右手及胸前。均爲爆彈所傷。血透重衣。行至雙門底之一橫巷。避入林伯虎君之家祠幸而得免。四月初一。乃出城往香港。同志死者九十六人。可謂險矣。桂賊專肆。粵事益危。先兄冒險入香山。運動起兵。先作書訣弟而後啓行。賊運未窮。不能如願。此次驅逐桂賊。先兄屢由滬往漳州。與陳總司令謀虎門獨立。先兄冒險入內。竟爲逆賊所害。此特其著者耳。其他冒險之事。不知凡幾。自三月二十九之後至於今日。吾接先兄訣別之書。已及數次。（一在三月二十九後。一在民國三年十一月將入內地謀起兵逐龍濟光時。一在民國口年。將往香山起事驅桂賊時。卽開砲攻督署時）吾常勸其不可太冒險。兄不答。徐舉手自搥其頸曰。好頭顱誰當斫去。又曰。譬猶沙袋。有用以裹飯。經歲月而後損壞者。又有用以盛爆藥。擲向盜賊。隨用隨毀者。吾則盛爆藥之袋也。又曰。豈可不自犧牲。而望之他人乎。又曰。先人耿介之性。實傳之我。若覩顏苟活。其何以對祖宗。又曰。吾本東西南北之人。不自珍惜。亦不耐投閒。冒險殺賊。尙差足以自快。家中但視吾爲已死可也。蓋其決死殉國之心十餘年如一日焉。

先兄少博學能文。下筆萬言。語簡括而典雅。留學歸國後。以爲欲輸入歐洲文明。非翻譯西洋書籍不可。西洋文字。非直譯不能盡其真確之意義。而直譯則必須借用日本譯名。且文辭艱澁而難解。無可避免。故其當時所作之文字。所編譯之講義。類皆多用日本名詞。其文字亦質朴艱澁。學生輩苦其難解。嘖有煩言。科舉出身諸人。亦羣相攻擊。近數年來。編輯建設雜誌。多用白話體文字。以圖智識之普及。亦其啓論民智之苦心也。然先兄若徒慕文字之華美。套古人之調。不惜改原文之真意。變字義之範圍。則貽誤讀者。甚非淺鮮。甯受不通之譏。不肯沒其傳導真知識之良心。雖衆口交讕。亦弗之恤。先兄勤於讀書。勉於執務。夙興夜寐。居處有恆。不賭不嫖。不吸鴉片。不飲酒。前清末年至民國元年間。嘗吸雪茄烟及烟仔。既而以爲有害。遂絕不再吸。常歎吾國人不好讀書。曰若使吾等一日不讀書。當是如何痛苦耶。然吾國之少年。則常不喜讀書。而費時於又麻雀。豈不惜哉。

先兄自留學日本歸國後。奔走國事。積勞過度。神經衰弱。然三月二十九後。避居香港。靜養數月。精神復原。肌肉豐美。自此以後至於今日除民國三年嘗患瘡幾死外。疾病甚稀。常操十磅啞鈴以練磨身體。飲食居處。皆有常度。決不買過街餛飩熟麵等物。以防感受傳染病。其意以爲此身當留爲國家犧牲。斷不肯輕喪於身體口腹之欲也。

嗚呼吾兄。今已死矣。今已慘死於惡徒之毒手矣。吾未見有如吾兄之決死爲國者。未見有如吾兄之好學奮勉者。未見有如吾兄之孝友慈愛者。未見有如吾兄之任俠勇爲者。未見有如吾兄之清廉者。未見有如吾兄之博覽彊記者。未見有如吾兄之忍耐者。未見有如吾兄之諒直者。以此忠烈無雙之國士。方在驅桂賊救粵民之中。竟死於毒手。豈非可悲之甚者耶。

嗟呼。吾兄之歷史。奮鬥之歷史也。吾兄之生涯。犧牲之生涯也。與民賊鬥。與境遇鬥。與世人之冷嘲熱罵鬥。犧牲其財產。犧牲其精力。犧牲其生命。鞠躬盡瘁。至死而後已焉。余每深夜靜思。逾覺其志節之可憐也。今則已長逝矣。雖百身其可贖乎。嗚呼哀哉。

朱執信先生遺教

六六